

文艺作品选

第一輯

百 合 花

茹志鵬等著

短篇小說

作家出版社

## 目 次

忆.....	綠 崗( 1 )
百合花.....	茹志鵬( 9 )
进 山.....	勤 耕( 20 )
葵 花.....	李月潤 郎 毅( 26 )

## 忆

綠 岡

每到初夏的早晨，当凉风轻掠大地，綠叶微微颤动的时候，我就要面朝正东，望着天边金色的朝霞，沉入深深的回忆里。……

那是八年前的事。

为了把国民党的四个軍誘进我們的口袋陣里，我們在丁家坡痛歼匪軍一六五师。活捉了师长孙鉄英之后，便立刻轉身东撤。我們团是全軍的后卫，从槐樞以西的窪地上开始；直到这个山脚下不知名的小村为止，我們牵着敌人的鼻圈子，已經整整地走了三天三夜了。这三天三夜，我們只能招架不能还手；只能急撤不能停歇。脚磨腫了，咬咬牙，走！肚子餓了，啃块干粮，走！战友負伤了，担架抬上，走！战友牺牲了，迅速掩埋，走！……为了换取更大的胜利，我們忍受着暂时的痛苦，局部的牺牲；压抑着絞心的憤怒，冲杀的欲望。当赶到这个不知名的山边小村的时候，第四天的黎明已經被雄鷄喚醒了。

部队在村路兩旁歇息下来。有的就着井水啃干粮。有的依着背包打盹。……只有我們工作队的同志，此刻比任何时候都要忙碌。有的写标語，有的找向导，而我的任务是动员一輛

牛車來，接濟一下那些實在走不動了的同志。

我東頭跑到西頭，這家串到那家，好容易說服了一位老大爺。可是，他剛把藏在後院的大犍牛拉進車棚，出發的號聲就響了。本來，我應該立刻隨軍撤退，可是，我舍不得這輛已經到手的牛車，因為在這三天三夜里，我見到了多少口吐白沫，昏倒在地上的同志呵！我催促着慌手慌腳的老大爺，心里安慰着自己：沉住氣，敵人不會馬上趕到的。可是，戰爭終是戰爭。當我們把車套好，剛剛拉出大門的時候，爆豆似的槍聲已經在村西邊響開了。我極力鎮靜着自己，指着東頭對老大爺說：“快趕，追上咱們隊伍就好了！”老大爺猛然從車上跳下去，大驚失色地說：“老弟，你要有良心，用完了把車給我送回來。”……說罷，鞭子往車上一扔，吱呀一聲，把門關上了。

我聽着村外越來越近的槍聲，顧不得再去叫他，就徑自揚起鞭子，把牛車向東頭趕去。起初，犍牛雖然驚恐地戰栗着身子，但仍可應鞭而走，可是不大工夫，一顆空中爆炸的槍彈就把它吓驚了。它先是雙耳一翹，嗥嗥地叫了兩聲，然後頭一低腰一弓，撒腿就朝一個敞開着的小門里沖去！我急忙跳下車，握住它的鼻圈子想往路上拉去。誰知道這頭驚牛非但不聽指揮，反而野性爆發起來。只見它兩眼一瞪，一頭向我撞來！我腦子“嗡”了一下，身子象被人拋下懸崖似的，一陣飄渺一陣昏眩，接着便失去了知覺。……

幾分鐘之後，我漸漸地清醒過來。頭上麻木，背上劇痛，胸口，好象塞上了一團棉花，出氣吸氣都覺得难受。可是，我顧不得咒罵一句，顧不得呻吟一聲，震耳欲聾的槍聲警告我：敵人已逼近村子了。我驀地翻身坐起，不禁暗自驚叫起來：我

这是到了哪里呀？！我看看眼前：犍牛的前半身伸进門洞里，后半身却和大車一起被卡在小門外边；看看背后：背后是一間上房，單扇門紧紧地关闭着。呵，我明白了：原来那犍牛的一头之撞，把我远远地抛进这家院里了。

我急忙爬起来，支撑着身子用鞭杆抽打牛头，想讓它退出門去。那知我越打它越犟，兩眼不住眨巴着，一步也不肯落后。我有些着慌了，想丢下車空人跑出去。可是，它象个瓶塞似的，死死地堵住了小小的門洞，怎么也出不去了。我狠狠地抽打着牛头，嘴里罵着：“死牛，你成心讓老子当俘虏呀！”这时，上房門吱呀一响，一位姑娘的声音傳入了我的耳朵：“你罵牛干啥？应该罵你自己！”我驀地回过头，望着这位陌生的姑娘。她穿着一身白底藍条的粗布衣裳，留着一条又粗又長的辮子，略显干瘦的臉上，深嵌着兩只大眼睛，——它象兩顆明珠似的，閃耀着聰慧、温存和微帶羞澀的光亮。她見我楞眼看她，急忙側过头，避开我的視綫，然后大步走来，抓住牛鞭繩“咱！咱！”兩声，那犍牛便服服貼貼地退了回去。我望着她那麻利的动作，心里一陣慚愧。一个身强力壯的小伙子，竟然还不如一个姑娘呀！可是，我一想到牛車退到門外了，我馬上就可以去追部队了的时候，登时又变得高兴起来。我兩步跨出門洞，对握着牛鞭退到路边上的姑娘說：“大嫂（我一时粗心，就这么叫了一声），謝謝您啦！讓我来赶吧！”她听我这一叫，羞得吃吃地笑起来，可是，这笑声还未落地，她的臉就刷地一下变了顏色。她猛然把鞭繩一扔，眼睛向西头一瞥，急忙扑上来攔住我說：“快，快进屋，国民党的土匪軍隊进村了！”我順勢往西一看：可不，敌人果然进村了；枪声在街道上响着，硝烟在

半空里繞着，而那小股的騎兵，已經在咯噔咯噔地向這頭奔來了！……我看看門洞，光禿禿地沒有門；我看看院里，空蕩蕩地無處躲；再望望上房，那矮矮的一間小屋里，又能給我多大的安全呢？於是，我猶豫了：既然無處躲藏，還不如出去一闖。我對她說：“讓我出去吧，待在這裡會連累你的！”她狠狠瞪了我一眼，用力把我推進院子，生氣地說：“你有多大本事，跑出去不是尋死嗎！”我說：“出去撞一下，總比在這裡等死強些吧。”她一听，氣更大了，不滿地對我喊着：“你怎麼老是想死，難道我們家是個活埋坑嗎！”說着，使勁把嘴唇一咬，伸手就把我朝上房里推去。

進了上房，我的心里更加不安起來。上房是一個狹窄的單間，土炕和鍋灶就佔去了它的三分之二；剩下的那一小片地方，也盡是擺着些小盆小罐、小筐小篋之類的東西。……要是想把我藏起來，除非在地上掘洞。我又着急地喊起來：“老鄉，這兒不行呀！要是敵人進來，我連個隱蔽的地方都沒有。”她听罷一言不答，咋啦一聲把門杠上轉身問我道：“你會說陝西話不？”我說：“會，我就是關中人。”她一听，眼睛豁然亮了起來，高興地說：“那可太好啦！咱倆扮一對夫妻吧，正好我爹和你高低差不多，你換上他的衣服吧！”說着，連鞋也沒顧得脫，就爬上土炕翻起箱子來。

我呆望着她的動作，心里升騰起無限的敬慕和感激。我忽然想起我們村里的那些姑娘們，她們都有着溫存、勤快的天性。她們不論家境好壞，一律沒有上學的权利；自己剛剛懂事，就要給弟弟、妹妹當媳婦；稍大一些，風箱、紡車就成了終日的伴侶。……

眼前的这位姑娘，不是和我们村里的那些姑娘一样么？她那赶牛的动作，推我的力气，正是饱经辛劳的证明；而她那朴素的穿着，干瘦的面孔，也正是温饱不足的象征。可是有谁知道，她在这大敌当头的紧要关头，表现出多么罕见的机智和勇敢，多么高尚的母性的爱呀！……

枪声激烈地响着，敌人不住地吼着，越是情况紧急，我的心里越是激动。她那崇高的形象，也就在我的心头上上升着，一层高似一层。……

一忽儿，她拿着衣服下来了。看见我楞着不动，又生气地喊起来：“瞎！你这人真怪，还不快脱衣服！”我猛然一惊：可不，身上还穿着军装呢。我急忙解着钮扣，她蹲下给我解鞋带儿。脱下外衣之后，我忽然停住了。我暗自尴尬地想：人家是个年轻的姑娘呀，我怎么能当着面脱得净光呢？可是，她却毫不在意，刚解完鞋带儿就伸手扯起我的衬衣袖子来。我憋了一头汗，红着脸拦挡她说：“这……里边的……不用脱了吧！……”她两眼把我一瞪不悦地说：“你看你，这个时候还顾东顾西的！”说着，一使劲儿，把我的衬衣脱掉了，然后转过身去。……

在这间视野难展的小屋里，实在找不到可以遮掩的地方。于是，趁着她转身把军装往炕洞里塞的时候，我急忙换上了那套农民衣裳。

她藏好军装，满意地打量了一下我的装束，接着毫不在意地背过身子说：“快，给我挽个髻。”我抓起她的辫子，两手不住地颤抖起来，正在为难的时候，她忽然叫了一声：“糟糕！”我忙问：“怎么啦？”“没有髻子。”她轻轻地答了一句，便直直地楞住

了。我急忙向她提議：“咱們干脆裝成兄妹吧！”她說：“那怎么行？咱倆長的一點也不象。”我一想：可不，她的眼那么大，我的眼这么小；她的臉那么瘦，我的臉这么胖；哪里象亲兄妹呢？正在这无計可用的时候，敌人的吼叫声已經响到門前了。她听到这吼声，猛然把臉轉过来，命令似的說：“快，把門杠抽开！”我一时摸不着头腦，只好照着去做。这时，忽然背后“啪啪”兩声！我回头一看：她把自己的鼻子打破了。我詫異地望着她，摸不透她为何来此一舉。这时，她又解开头繩，把头发抖乱，扑到我跟前說：“快打我吧，我起的晚了，沒給你做早飯。”我莫名其妙地問她：“你这是干什么呀？”她狠狠瞪了我一眼，悻悻地說：“叫你打你就打吧！”說着，就往我脚下一躺，乱蹬乱滾地嚎哭起来！……看到这情景，我忽然明白过来。原来她是用来蒙蔽敌人呀，于是，我拾起鞭子就朝她打去。鞭未落身，我的眼泪就簌地一下流了下来。……我重重地打了自己两个嘴巴（一方面佯装着打她，另一方面也着实觉得自己該打），拉起陝西土腔叫罵着：“你媽的个懶黧婆娘，爷儿（太阳）都晒着溝門子（屁股）了，你还不起来，叫老子餓着肚子干活呀！”她一听，音調很准，高兴地小声叫着：“对，就这样罵，快打呀！”說着，把鈕扣解开，装着剛剛起来的样子，連声哭叫着：“哎！……我的那媽呀！……你知道你女儿在这里受的是什么苦呀！……哎！……我的那媽呀！……”我厉声吼着：“你叫喚，老子剝了你的皮！”这話剛剛落音，房門就吱的一声，被几个匪兵推开了。

她一見匪兵进来，猛爬起来，求援似的哭叫着：“老总們，評評理吧！晚做了一頓飯就值得挨这么重的打嗎？……”匪兵們見她鼻血滿臉，披头散发，厌棄地向后退退，幸災乐禍地說：

“臭娘兒該打，該打！”她一聽，哭得更凶了：“好，連你們也不可憐我，那就打吧，往死的打吧，我這條命不要啦！”接着，一頭向我撞來，鼻血滴到我的身上。我裝作暴跳如雷的樣子，抄起鞭杆就往她背上抽去！她應鞭哎喲一聲，咬着牙把身子蹲下去了。這時，我忽然發覺：這一鞭抽得太重了。匪兵們在一旁得意地喝采着：“打的好，打的好！”我聽着這些喝采，肝膽都要氣炸！我恨不得吃了這些野獸！沒有你們，這位大姐干嘛要平白無故地挨打？我也恨不得宰了我自己：打自己的恩人，為啥要打得這樣重呢！可是，我只有心里激動，不敢透露神情。在這種坊合，稍動感情就會毀滅了我們兩人呀！於是，在她的咬牙忍痛和敵人的幸災樂禍之間，我還得昧着良心叫罵着：“媽那個屁，再見你偷懶，老子非宰了你不可！”匪兵們見我一臉凶氣，毫不懷疑地揚長而去了。當他們噤噤咯咯地走出前門的時候，我忽然鼻子一酸，眼淚又大顆大顆的滴了下來。……

槍聲漸漸地遠去了；敵人走出村子，一窩蜂似的向我們的口袋里奔去。我扶起飽挨冤打的姑娘，無限感激地說：“大姐，我一輩子忘不了你！”可是，她這時一下由剛才的潑辣大胆而變得羞怯起來。她甩開我的手，一邊找水洗臉，一邊向我催促着：“黃狗們已經走了，你快找隊伍去吧！”我說：“不忙，我幫你收拾收拾再走。”她一聽，身子一震，有些慌亂地說：“不，你快走吧！防顧（防備）叫人看見。”我身子也突然一震，不禁倒抽了一口氣。陝西農村的姑娘，是多麼忌諱與男子接近呀！我霎時臉一紅，想到剛才換衣裳的那個情景，一分鐘也不敢遲延了。我側着臉不敢看她，吃吃地說：“大姐，謝謝您啦！這身衣服我還得穿走，打完了仗再來還你吧。”她說：“隨便吧，只要記

着老百姓，打敗蔣介石，就算是我們的福氣了。”我說：“放心，蔣介石得意不了幾天了！”她聽罷微微一笑，跑到門外看看無人，我便順着她指的一條小路，向東方奔去！

就在那天早上，朝霞剛剛染紅天邊的時候，我們的口袋封住了。胡宗南的最後一張王牌——四個軍，被我們全部殲滅。也就在那天早上，朝霞剛剛染紅天邊的時候，我在一條深谷里找到了部隊。可是，戰鬥結束之後，當我想到要去歸還那套便衣的時候，我楞住了。那個村子，它是哪個縣的，叫什麼村子？那個姑娘，她姓什麼？叫什麼？……唉！我竟然一點也不知道。後來，我曾想請個假去那一帶打聽打聽。可是假條還沒顧得寫呢，部隊就奉命開進新疆了。於是，我的懷念，我的感激，只得寄托在深深的回憶里；但愿東去的风，能把它吹過天山，吹過戈壁，吹到那山邊的小村里去。……

1957.7.13—10.16 于烏魯木齊

（选自1958年3月号“延河”）

## 百合花

茹志鵑

一九四六年的中秋。

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。我們文工团創作室的几个同志，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連去帮助工作。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！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腦勺，最后才叫一个通訊員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。

包扎所就包扎所吧！反正不叫我进保險箱就行。我背上背包，跟通訊員走了。

早上下过一陣小雨，現在虽放晴了，路上还是滑得很，兩边地里的秋庄稼，都給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綠，珠爍晶瑩。空气里也帶有一股清鮮湿潤的香味。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間歇的盲目的轟响着，我真以为我們是去赶集的呢！

通訊員撒开大步，一直走在我前面。一开始他就把我撂下几丈远。我的脚爛了，路又滑，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。我想喊他等等我，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；不叫他，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。我开始对这个通訊員生起气来。

噯！說也怪，他背后好象長了眼睛似的，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。但臉还是朝着前面，沒看我一眼。等我紧走慢赶的快要走近他时，他又登登的自个向前走了，一下又把我甩下几丈远。我实在沒有力气赶了，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。不过

这一次还好，他没让我摺得太远，但也不让我走近，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。我走快，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；我走慢，他在前面就搖搖摆摆。奇怪的是，我从没见过他回头看我一次，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。

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，现在从背后看去，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，块头不大，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，是个挺棒的小伙，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，绑腿直打到膝盖上。肩上的步枪筒里，稀疏的插了几根树枝，这要说是伪装，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。

没有赶上他，但双脚胀痛得象火烧似的。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会后，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。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，把枪横搁在腿上，背向着我，好象没我这个人似的。凭经验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。女同志下连队，就有这些困难。我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，面对着他坐下来。这时，我看见他那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，顶多有十八岁。他见我挨他坐下，立即张惶起来，好象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，局促不安，掉过脸去不好，不掉过去又不行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。我拚命忍住笑，随便的问他是哪里人。他没回答，脸涨得象个关公，呐呐半晌，才说清自己是天目山人。原来他还是我的同乡呢！

“在家时你干什么？”

“帮人拖毛竹。”

我朝他宽宽的兩肩望了一下，立即在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绿雾似的竹海，海中间，一条窄窄的石级山道，盘旋而上。一个肩膀宽宽的小伙，肩上垫了一块老蓝布，扛了几枝青竹，竹

梢長長的拖在他后面，刮打得石級嘩嘩作響。……这是我多么熟悉的故乡生活啊！我立刻对这位同乡越加亲热起来。我又問：

“你多大了？”

“十九。”

“参加革命几年了？”

“一年。”

“你怎么参加革命的？”我問到这里自己觉得这不象是談話，倒有些象审訊。不过我还是禁不住的要問。

“大軍北撤时<sup>①</sup>我自己跟来的。”

“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”

“娘，爹，弟弟妹妹，还有一个姑姑也住在我家里。”

“你还没娶媳妇吧？”

“……”他飞紅了臉，更加忸怩起来，兩只手不停的数摸着腰皮帶上的扣眼。半晌他才低下了头，憨憨的笑了一下，搖了搖頭。我还想問他有没有对象，但看到他这样子，只得把嘴里的話，又咽了下去。

兩人悶坐了一会，他开始抬头看看天，又掉过来扫了我一眼，意思是在催我动身。

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，我看见他摘了帽子，偷偷的在用毛巾拭汗。这是我的不是，人家走路都没出一滴汗，为了我跟

---

① 一九四五年鬼子投降后，共产党为了全国人民实现和平的愿望，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談判，并忍痛撤出江南。但时隔不久，国民党竟背信撕毁协定，又向我中原、苏中等解放地区大举进攻。

他說話，却害他出了這一頭大汗，這都怪我了。

我們到包扎所，已是下午兩點鐘了。這裡離前沿有三里路，包扎所設在一個小學里，大小六個房子組成品字形，中間一塊空地長了許多野草，顯然，小學已有多時不開課了。我們到時屋裡已有幾個衛生員在弄着紗布棉花，滿地上都是用磚頭墊起來的門板，算作病床。

我們剛到不久，來了一個鄉幹部，他眼睛熬得通紅，用一片硬拍紙插在額前的破毡帽下，低低的遮在眼睛前面擋光。他一肩背槍，一肩挂了一杆秤；左手揹了一籃雞蛋，右手提了一口大鍋，呼哧呼哧的走來。他一邊放東西，一邊對我們又抱歉又訴苦，一邊還喘息地喝着水，同時還從懷裡掏出一包飯糰來嚼着。我只見他迅速的做着這一切，他說的什麼我就沒大聽清。好象是說什麼被子的事，要我們自己去借。我問清了衛生員，原來因為部隊上的被子還沒有發下來，但傷員流了血，非常怕冷，所以就向老百姓去借。哪怕有一二十條棉絮也好。我這時正愁工作插不上手，便自告奮勇討了這件差事，怕來不及，就順便也請了我那位同鄉，請他幫我動員幾家再走。他躊躇了一下，便和我一起去了。

我們先到附近一個村子，進村後他向東，我往西，分頭去動員。不一會，我已寫了三張借條出去，借到兩條棉絮，一條被子，手裡抱得滿滿的，心裡十分高興，正準備送回去再來借時，看見通訊員從對面走來，兩手還是空空的。

“怎麼，沒借到？”我覺得這裡老百姓覺悟高，又很開通，怎麼會沒有借到呢？我有点驚奇的問。

“女同志，你去借吧！……老百姓死封建。”

“哪一家？你帶我去。”我估計一定是他說話不對，說崩了。借不到被子事小，得罪了老百姓影響可不好。我叫他帶我去看看。但他執拗的低著頭，象釘在地上似的，不肯挪步。我走近他，低聲的把羣眾影響的話對他說了。他听了，果然就松松爽爽的帶我走了。

我們走進老鄉的院子里，只見堂屋里靜靜的，里面一間房門上，垂著一塊藍布紅額的門帘，門框兩邊還貼著鮮紅的對聯。我們只得站在外面向里“大姐、大嫂”的喊，喊了幾聲，不見有人應，但响動是有了。一會，門帘一挑，露出一個年輕媳婦來。這媳婦長得很好看，高高的鼻梁，彎彎的眉，額前一溜蓬鬆鬆的留海。穿的雖是粗布，倒都是新的。我看她頭上已硬撓撓的挽了髻，便大嫂長大嫂短的对她道歉，說剛才這個同志來，說話不好別見怪等等。她听着，臉扭向里面，盡咬著嘴唇笑。我說完了，她也不作聲，還是低頭咬著嘴唇，好象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沒笑完。這一來，我倒有些尷尬了，下面的話怎麼說呢！我看通訊員站在一邊，眼睛一眨不眨的看著我，好象在看連長做示范動作似的。我只好硬了頭皮，訕訕地向她開口借被子了，接着還對她說了一遍共產黨的部隊，打仗是為了老百姓的道理。這一次，她不笑了，一邊听着，一邊不斷向房里瞅著。我說完了，她看看我，看看通訊員，好象在掂量我剛才那些話的斤兩。半晌，她轉身進去抱被子。

通訊員乘這機會，頗不服氣的對我說道：

“我剛才也是說的這幾句話，她就是借，你看怪吧！……”

我趕忙白了他一眼，不叫他再說。可是來不及了，那個媳

婦抱了被子，已經在房門口了。被子一拿出來，我方才明白她剛才為什麼不肯借的道理了。這原來是一條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，被面是假洋緞的，棗紅底，上面撒滿白色百合花。她好象是在故意氣通訊員，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，說：“抱去吧！”

我手里已捧滿了被子，就一努嘴，叫通訊員來拿。沒想到他竟揚起臉，裝作沒看見。我只好開口叫他，他這才繃了臉，垂着眼皮，上去接過被子，慌慌張張的轉身就走。不想他一步還沒走出去，就聽見“嘶”的一聲，衣服挂住了門鈎，在肩膀處，挂下一片布來，口子撕得不小。那媳婦一面笑着，一面趕忙找針拿錢，要給他縫上。通訊員却高低不肯，挾了被子就走。

剛走出門不遠，就有人告訴我們，剛才那位年輕媳婦，是剛過門三天的新娘子，這條被子就是她唯一的嫁妝。我听了，心里便有些過意不去，通訊員也皺起了眉，默默地看着手里的被子。我想他听了這樣的話一定會有同感吧！果然，他一邊走，一邊跟我嘟囔起來了。

“我們不了解情況，把人家結婚被子也借來了，多不適合呀！……”我忍不住想給他開個玩笑，便故作嚴肅地說：

“是呀！也許她為了這條被子，在做姑娘時，不知起早熬夜，多干了多少零活積起來的錢，或許她曾為了這條花被，睡不着覺呢。可是還有人罵她死封建。……”

他聽到這裡，突然站住腳，呆了一會，說：

“那！……那我們送回去吧！”

“已經借來了，再送回去，倒叫她多心。”我看他那副認真、為難的樣子，又好笑，又覺得可愛。不知怎麼的，我已從心底愛上了這個傻呼呼的小同鄉。

他听我这么說，也似乎有理，考虑了一下，便下了决心似的說：

“好，算了。用了給她好好洗洗。”他决定以后，就把我抱着的被子，通統抓过去，左一条，右一条的披挂在自己肩上，大踏步地走了。

回到包扎所以后，我就讓他回团部去。他精神頓时活潑起来了，向我敬了礼就跑了。走不几步，他又想起了什么，在自己挂包里掏了一陣，摸出两个饅头，朝我揚了揚，順手放在路边石头上，說：

“給你开飯啦！”說完就脚不点地的走了。我走过去拿起那两个干硬的饅头，看見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，跟那些树枝一起，在他耳边抖抖的顫动着。

他已走远了，但还見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，在风里一飄一飄。我真后悔沒給他縫上再走。現在，至少他要裸露一晚上的肩膀了。

包扎所的工作人員很少。乡干部动員了几个妇女，幫我們打水，燒鍋，作些零碎活。那位新媳妇也来了，她还是那样，笑咪咪的抿着嘴，偶然从眼角上看我一眼，但她时不时的东張西望；好象在找什么。后来她到底問我說：

“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？”我告訴她同志弟不是这里的，他現在到前沿去了。她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下說：“剛才借被子，他可受我的气了！”說完了又抿了嘴笑着，动手把借来的几十条被子、棉絮，整整齐齐的分鋪在門板上、桌子上（兩張課桌拼起来，就是一張床）。我看見她把自己那条白百合花的新被，鋪在外面屋檐下的一块門板上。